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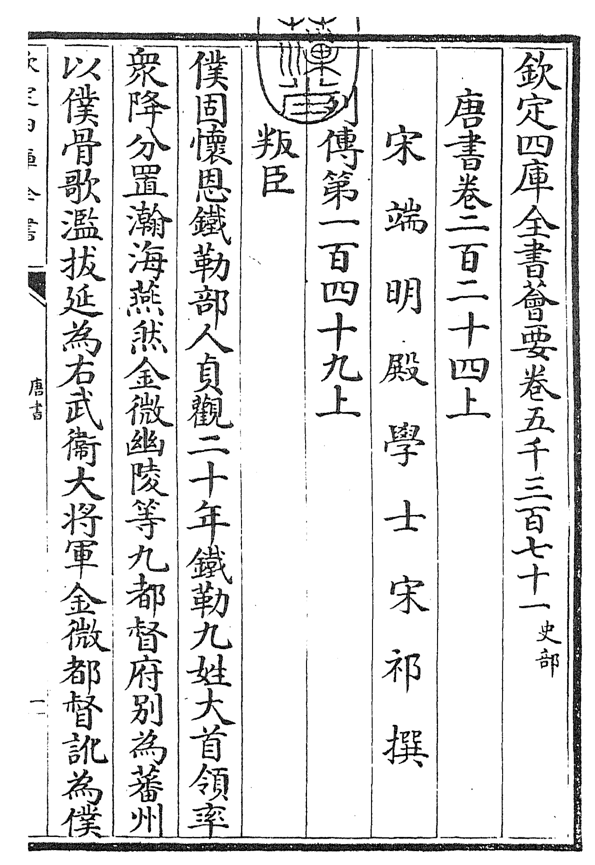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下上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七十一 史部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上

宋 端明殿學士宋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

叛臣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為蕃州以僕骨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訛為僕

固氏生乙李啜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懷恩善戰鬭曉識戎情部分謹嚴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敗薛忠義于背度山殺七千騎禽忠義子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趙郡沙河嘉山走史思明肅宗即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祿山北掠朔方子儀率懷恩迎擊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拔歸懷恩怒叱斬之將士股栗皆殊死戰遂破其衆收馬橐它器械甚衆帝又詔與燉煌王承宷使回紇請師回

紇聽命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
襲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苦戰二日王師敗績
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鬛以逸收散卒還河東子儀赴
鳳翔歸仁以勁兵邀戰三原子儀使懷恩與王升陳回
光渾釋之李國貞五將軍伏白渠下賊至遇伏敗而走
又戰清渠不利引還時回紇使葉護帝得以四千騎濟
師南蠻大食等兵亦踵至帝乃詔廣平王為元帥使懷
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左懷恩

馳掩之截斬無遺者賊氣沮既合戰以回紇夾攻賊戰酣脱甲援矛直擣陣殺十餘人衆驚靡亦會李嗣業麾鬬尤力賊大崩敗會日暮懐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縳安守忠李歸仁等致麾下王曰將軍戰疲且休矣迨明與將軍圖之對曰守忠等皆天下驍賊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必為我患雖悔無逮王不從固請通夕四五反遲明諜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以復兩京有殊功詔加

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封豐國公賜封二百戶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岡常為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太寧郡王懷恩為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决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子儀政寛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為副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又子瑒亦善鬬以儀同三司將兵每深入多殺賊憚其勇號猛將太清妻

有色瑒劫致於幕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為賊殺官卒邪光弼持法嚴少假貸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纛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濟誅常邑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功名入為工部尚書寵以殊禮代宗立拜隴右節度使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又為少子請婚故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

號登里可汗而懷恩女為可敦寶應元年帝名兵於回
紇而登里可汗已為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盜塞闕中
大震帝遣殿中監藥子昂勞之可汗因請見懷恩及其
母有詔報可懷恩避嫌不往帝賜鐵券手詔固遣乃行
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悅遂請和助討朝義即引兵屯
陝州待師期於是雍王以元帥為中軍拜懷恩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為之副乃與左殺為先鋒時諸節度皆以
兵會次黃水賊堅壁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旗旛使突

騎與回紇𥘉南出繚賊左舉旗為應破賊壁死者數萬

朝義擁精騎十萬來援埋根決戰短兵接殺獲相當魚

朝恩令射生五百攢矢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可犯馬

璘怒單騎援旗直進奪兩盾賊辟易大軍乘以入衆囂

不止朝義敗斬首萬六千級禽四千餘人降者三萬轉

戰石榴園老子祠賊再敗自相𨍏蹂死塡尚書谷幾滿

朝義輕騎走懷恩進收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釋賊

所署許叔冀王伷等衆皆按堵留回紇屯河陽使瑒及

北廷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懷恩常壓賊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朝義至衛州與其黨田承嗣李進超李達盧合有衆四萬據河以戰瑒濟師登岸薄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逸偽帥達盧降薛嵩李寶臣舉相衛深定等九州獻欵朝義至貝州得其黨薛忠義引衆三萬拒瑒於臨清賊氣盛瑒勒兵挫其鋒令高彥崇渾日進李光逸設三伏以待賊半度伏發擊之朝義走會回紇以輕騎至瑒卷甲馳

之大戰下博賊背水陣師奔擊賊大崩積尸蔽流而下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兗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朝義與田承嗣數挑戰不勝臨陣斬偽黨敬榮朝義懼率殘衆奔幽州王師追躡朝義走平州自經死河北平懷恩與諸將皆罷兵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加封户四百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效力行伍懷恩

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
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為助嵩等卒據以為患云未
幾加太子少師增户五百第一區與一子五品官詔護
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内忌懷恩又以其與回紇親
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恩既父子新立功舉河
朔若拾遺名出諸將遠甚而為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
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李懷光據晉州
張如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從會監軍駱奉先自

雲京所歸雲京已厚結其懽因言懷恩與可汗約反狀明白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母母讓曰若與我兒約兄弟今何自親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宜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納以幣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即遣左右匿其馬奉先疑圖已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還具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之過潞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答之俄抱玉表懷恩私有所結廣德初進拜太保與一子三品一子四品

官增封户五百瑒與一子五品官封户百仍賜鐵券以
名藏太廟畫象凌烟閣又以瑒檢校兵部尚書朔方行
營節度使然懷恩怏怏又性彊固不肯為讒毀屈無以
自解乃上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上皇驅策禄山
之亂臣以偏裨決死靜難仗天威神克滅彊胡思明繼
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讐攻城野戰身先士卒兄弟
死於陣子姓没於軍九族之内十不一在而存者創痍
滿身陛下龍潛時親總師旅臣事麾下悉臣之愚是時

數以微功已為李輔國讒間幾至毀家陛下即位知臣負謗遂開獨見之明杜衆多之口拔臣於汧隴任臣以朔方游魂反幹朽骨再肉前日回紇入塞士人未曉京輔震驚陛下詔臣至太原勞問許臣一切處置因得與可汗計議分道用兵收復東都掃蕩燕薊時可汗在洛為魚朝恩猜阻已失歡心及臣護送回紇雲京閉城不出潛使攘竊蕃夷怨怒彌縫百端乃得返國臣還汾州休息士馬雲京亦不使一介相聞畏臣劾奏故構為飛

謗以起異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直之臣陷讒邪之黨臣所為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六無所逃死往者同羅背逆以騷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也斬子玢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罪三也又與子瑒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握彊兵臣之撫綏反側時定是臣不忠

於國罪五也恊和回紇戡定中原二陵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又言來瑱之誅不暴其罪天下為疑四方奏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可否不出宰相詞言慢狠帝一不為慊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㫖因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帝所以不疑即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以為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瑱李光弼乎二臣功高不賞瑱已及誅懷恩乃

止欲使一子入宿衛志誠固止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慮洩其交通狀因留不遣即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榆次初帝幸陝顏眞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辭曰臣往請行時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下避狄於陝臣見懷恩責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即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奈何曰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

餘盛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追兵于祁責其緩鞭之衆怒是夕偏將焦暉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勲不加罪詔輦其母歸京師厚卹之以壽終

又下詔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罷餘官懷恩固惡不能改遂誘吐蕃十萬入塞豐州守將戰死進掠涇邠祭來瑱墓渡涇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禦之覆其陣懷恩泣曰曩皆為我子反為人致死於我入侵奉天子儀拒退之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逼醴泉擬奉天任敷鄭廷郝德自東道寇奉先以窺同州羌渾奴剌自西道略盩厔趣鳳翔京師震駭詔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

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董秦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帝御六軍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至鳴沙病甚還死靈武部曲焚其尸以葬部將張韶徐璜玉不能定其軍皆前死范志誠統衆寇涇陽時諸屯堅壁大雨溪埉流潰賊不得進吐蕃既持久又與回紇爭長更相疑莫適先進因焚廬舍驅男女數萬去周智光邀戰澄城破之收馬牛軍資萬計回紇乃詣子儀降請

擊吐蕃自效子儀分兵隨之破其衆於涇州任敷走羌渾詣李抱玉降始懷恩立功門内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爲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俄而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大歷四年冊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嫁回紇云

周智光少賤失其先系以騎射從軍起行間爲裨將魚朝恩鎮陜州與相昵款數稱薦之累遷同華二州節度

使永泰元年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衆十餘萬寇奉天智光邀戰澄城破之獲駝馬軍資萬計逐北至鄜州素與杜冕仇嫌時冕屯坊州家在鄜智光入殺刺史張麟害冕宗屬八十人火民三千舍而去朝廷召懼不赴更詔冕使梁州避讐冀其來偃然不聽命聚不逞數萬恣剽掠以甘其欲結固之殺陜州監軍張志斌及前虢州刺史龎充初志斌自陜入奏智光慢不為禮志斌責之怒曰僕固懐恩豈反者邪皆鼠輩弄威福趣之禍也

我本不反今為爾反遂叱斬志斌饗帳下時崔圓自淮
南納方物百萬盜頡其半天下貢奉輸漕劫留之士沿
調當西者懼何詰間道走同者遣部將邀捕斬之代宗
末暴其罪命中使余元仙持詔拜尚書左僕射既受詔
恚語曰吾有大功上不與平章事且同華地狹不足申
脚若加陝虢商鄜坊五州差可因言諸子皆彎弓二百
斤有萬人敵挾天子令諸侯非智光尚誰可即歷詆大
臣元仙震汗徐遺百縑遣之自立生祠俾其下禬賽大

歷二年帝詔郭子儀密圖之同華路閉詔書不能通乃名子儀壻趙縱受口詔書帛内蝋丸遣家童走間道傳詔子儀得詔聲言討之未行其衆大擕部將李漢惠自同州降子儀乃貶智光澧州刺史聽百人隨身貸將吏一切不問尋為帳下斬其首并斬子元耀元幹來獻詔梟首皇城南街判官邵贲別將蔣羅漢並伏誅敕有司具儀告太清宫太廟七陵先是淮西李忠臣入朝次潼關聞智光反率兵討之會敗忠臣因入華大掠自赤水

至潼關畜產財物皆盡官吏至衣紙自蔽累日不食者
梁崇義京兆長安人以槩量業於市力能舒鉤後為羽
林射生事來瑱沈黙寡言瑱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
福昌南陽瑱誅戍者潰崇義自南陽勒衆還襄州與李
昭薛南陽相讓為長衆曰非梁卿莫可遂總其軍殺昭
及南陽脅制衆心代宗因即拜節度使舉七州兵二萬
與田承嗣李正己薛嵩李寶臣相輔車根牙槃結然獨
以地褊兵少法令最治折節遇士以自振襄漢間人識

教義親厚數諷入朝答曰來公有大功畏閹豎讒逡巡辭召至代宗立不待駕而朝即見族吾釁盈矣若何欲見上乎建中元年李希烈請討之崇義懼整飭軍旅流人郭昔上變事德宗欲示以信流昔遠方詔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初劉文喜之難舟奉詔入涇州俄而帳下斬文喜以聞四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側者皆惡之舟至以入朝勸崇義崇義不悅明年遣使慰撫諸道舟復如崇義所遂不肯内請易它使更命給事中盧翰往崇

義益不安跋扈甚諫者多死朝廷以不疑示天下乃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妻及子悉封賞賜鐵券擢其將藺杲為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以手詔名崇義崇義使卒持滿乃受命杲奉詔不敢發詣崇義自言崇義對著號哭遂拒詔帝命李希烈率諸道兵進討崇義先攻江陵欲通黔嶺敗於四望而還殺希烈臨漢屯兵千餘希烈怒引兵循漢而上崇義使翟崇暉杜少誠戰蠻水折北至涑口大敗二將降希烈寵之使部降兵狥襄陽約皆

姓安堵崇義閉壁守者斬關出不可止乃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希烈誅其親族及軍從臨漢役者二千人崇義孫叔明養於李納後從劉悟為昭義將從諫死遣進旄節有詔誅之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為朔方部將以戰多賜姓更名嘉慶懷光在軍積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為都虞候勇鷙敢誅殺雖親屬犯法無所回貸節度使郭子儀仁厚不親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會母

喪起兼邠寧慶都將德宗罷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
諸將故懷光檢校刑部尚書為邠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
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
不敢南侵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原遂
其功原州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故子儀麾下嘗在懷光
右及處其下意鬱鬱懷光因罪誅之由是涇軍迎畏劉
文喜者因衆懼遂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
師明年徙朔方節度使實封戶四百仍領邠寧時馬燧

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詔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懷光至魏未及營與朱滔等戰連篋山爲賊所敗悅因決水灌軍燧等退屯魏縣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盆戸二百與滔等相持久不戰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奮厲軍士倍道進自蒲津渡河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前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喜即持韶大號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魯店泚

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爲人疏而愎諂言牢
相謀議乖剌度支賦斂重京兆尹刻薄軍食天下之亂
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王翃翃等計懷光有
大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遂告盧杞杞
即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若席勝可一舉滅
賊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
不得其情因然之乃敕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
自以徑千里赴難爲姦臣根隔不得朝覲恚悵去屯咸

陽明日李晟會陳濤斜壁壘未具賊大至晟説懷光曰賊保宫苑攻之良難今敢離窟穴與公搏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士未飯可遽戰哉姑養吾勇以待之晟不得已閉壁不出懷光數暴杞等罪帝為貶杞與趙贊白志貞又劾奏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慰懷光然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釁為解陰連朱泚初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尚結賛曰吾法進軍以本兵大臣為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乃

命翰林學士陸贄詰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且言吐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贊普責其不焚蕪今其來必肆宿志一不可彼云引兵五萬既用其人則同漢士儻邀我厚賞何以致之二不可虜人雖來義不先用勒兵自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功敗則圖變狡詐多端不可信三不可卒不肯署又嫚罵贄曰爾何能與元元年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抵於地時部將韓游瓌將兵衛奉天

懷光約令為變游瓌以聞數日又密書趣之門者捕送又遣將趙升鸞諜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為内應以脅乘輿瑊白發其姦請帝決幸梁州帝令瑊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詔戴休顔守奉天懷光遣將孟廷寶惠靜壽孫福率輕騎趨南山糧料使張增遇之三人計曰吾屬以叛聞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紿衆曰由此東吾有見糧可食也廷寶等引而東縱卒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

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懷光乃奪李建徽陽惠元等軍屯好畤然其下稍稍攜貳泚始憚之至是欲遂臣懷光懷光怒告絶益不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張昕守咸陽而孟涉段威勇擁兵降李晟韓游瓌殺昕以邠州歸戴休顔自奉天令於軍曰懷光反乃城守有詔以懷光為太子太保許其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不奉詔懷光至河中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京師平命給事中孔巢父中人啖守盈名之皆為懷

光帳下所害於是繕兵嚴守帝乃遣渾瑊討之度支欲罷其軍歲中稟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光拒命而衆不被恩邪詔所司别貯縑錢須事定乃給瑊破同州屯軍不得進數為懷光所衂帝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白著乃拜副元帥與瑊及鎮國駱元光邠寧韓游瓌鄜坊唐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貞元元年八月朔方部將牛名俊斬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各一區聽其禮葬

妻王徙澧州初懷光死其子琟盡殺其弟乃死故懷光
無後五年詔曰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絶義之至
也昔蔡叔圮族周封其子韓信干紀漢爵其孥侯君集
不率太宗存其祀考先王之道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
俾人嚮方曩者盜臣竊發朕狩近郊懷光夙駕千里奔
命行在假雷霆之威破虎狼之衆守節靡終潛搆禍胎
大戮所加自貽伊戚孤魂無歸懷之怳然宜以外孫燕
賜姓李名曰承緒以左衛率府胄曹參軍繼懷光後仍

賜錢百萬置田墓側以備祭享還妻王使就養云

陳少游博州博平人幼習老子莊周書為崇玄生諸儒推為都講有媢者欲對廣衆切問以屈少游及升坐音吐清辯據引淹該問窮而對有餘大學士陳希烈高其能既擢第補南平令治有聲累遷侍御史回紇糧料使加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自少游始僕固懷恩表署河北副元帥判官遷晉鄭二州刺史少游長權變所至一切幹濟賄謝權幸以是數遷李抱玉表澤潞

副使為陳鄭留後永泰中復奏為隴右行軍司馬擢桂管觀察使少游不樂遠去規徙近鎮時宦官董秀有寵掌樞近少游乃宿其里候歸沐入謁因鄙語諂謂秀曰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族甚大歲用常過百萬少游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為數日費當數外營乃辦耳吾雖不才請獨取濟歲輸錢五千萬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游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見顏色秀遽曰公美才不當遠出請少待時少游

已納賂元載子仲武於是內外吏薦之改宣歙池觀察使大歷五年徙浙東封潁川縣子遷淮南節度使喜謫數行小惠羣吏任職三總藩皆天下富饒處以是斂求貿易無虛日積財寶巨億萬初結元載賂金帛歲無慮十萬緡又事宦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倩及秀故能久其任後載以過見疑少游亦疏之載子伯和謫揚州少游陽善之陰奏其罪代宗以為忠建中初朝廷經費不充始請本道稅錢千增二百鹽斗加百錢度支因請諸

道並增焉李納拒命少游出師收徐海等州俄棄之退屯盱眙累進檢校尚書左僕射賜封戶三百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關播盧杞與少游有雅故故驟兼台司德宗幸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寓揚州所儲財賦八百萬緡將輸京師少游意朱泚勢盛不遽平欲脅取其財使判官崔頎就佶索文簿貸二百萬緡佶以非敕命拒之頎怒曰君善得為劉長卿不爾為崔衆矣長卿常任租庸使為吳仲孺所因崔衆以倨李光弼被

殺故頳以為言佶謁少游欲諫止不得語即遣去於是財用悉為少游所掠佶奔白沙少游遣幕中房孺復召之佶驚走渡江伏妻子棨櫝中以免佶有禦邏兵三千令高越元甫將焉少游奪之能隨佶者至上元復為韓滉所留佶但諸史如江鄂州以表内蠟丸以間會少游使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煽結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守臣取佶之財防它盜耳庸何傷遠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云少游聞之果自安不疑李希烈陷汴聲

言襲江淮少游懼遣參謀溫述送欵曰豪壽舒廬既韜刃卷鎧惟君命又使巡官趙詵如鄆州厚結李納希烈僭號遣將楊豐齎偽赦令送少游壽州刺史張建封邏得之斬豐以偽赦送行在會佶入朝具言少游脅財賦狀少游慙上表言所取以贍軍輿請償之而州府殘破不能償乃與腹心吏設法重稅民皆苦之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偽起居注書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羞悸發病死年六十一贈太尉

贊曰懷恩與賊百戰闔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汎掃燕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於心弗得其所輒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提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為讒人所沮忿戾不自還身首殊分然讒人亦可疾矣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李錡淄川王孝同五世孫以父國貞蔭調鳳翔府參軍貞元初遷至宗正少卿嘗與卿李幹爭議錡以直不坐德宗兩置之自雅王傅出為杭湖二州刺史方李齊運

用事錡以賂結其歡居三歲遷潤州刺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多積奇寶歲時奉獻德宗昵之錡因恃恩驁橫天下推酒漕運錡得専之故朝廷用事臣錡以利交餘皆乾没于私國計日耗浙西布衣崔善貞上書闕下暴其罪帝械以賜錡錡豫浚大坎至則并械瘞坎中聞者切齒錡得志無所憚圖久安計乃益募兵選善射者為一屯號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虯須者為一將號蕃落健兒皆錡腹心稟給十倍使號錡為假父故樂

為其用帝於是復鎮海軍以錡為節度使罷領鹽鐵轉運錡喜得節而忘其權去暴踞日甚屬吏死不以過甚衆又逼汙良家寮佐力諫不能得遽遁去憲宗即位不假借方鎮故倔彊者稍稍入朝錡不自安亦三請覲有詔拜尚書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中使馳驛勞問兼撫慰其軍錡署判官王澹為留後錡無入朝意稱疾遷延不即行澹及中使數趣之錡不悦乘澹視事有所變更者諷親兵圖澹因給冬服錡坐幄中以挽硬

蕃落自衛澹與中使入謁既出衆持刀嫚罵殺澹食之監軍使遣牙將趙琦慰諭又食之以兵注中使頸錡陽驚𠁊解乃囚别館蕃落兵薛頡主之挽硬兵李鈞主之又以公孫玠韓運分總餘軍室五劒授管内鎮將令殺五州刺史屬别將庾伯良兵三千築石頭城謀據江左常州刺史顔防用其客李雲謀矯詔稱招討副使殺鎮將李深傳檄蘇杭湖睦四州同討錡湖州辛秘亦殺鎮將趙惟忠而蘇州李素爲鎮將姚志安所執釘舷上獻

於錡錡敗而免憲宗以淮南節度使王鍔為諸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中官薛尚行為都監招討宣慰使發宣武武寧武昌淮南宣歙江西浙東兵自宣杭信三州進討初錡以宣州富饒遣四院隨身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領兵三千分下宣歙池錡甥裴行立雖預謀而欲效順故相與約還兵執錡行立應於內子良等既行其夕諭軍中曰僕射反矣精兵四面皆至常湖鎮將干首通衢勢蹙且敗吾輩徒死不如轉禍希福部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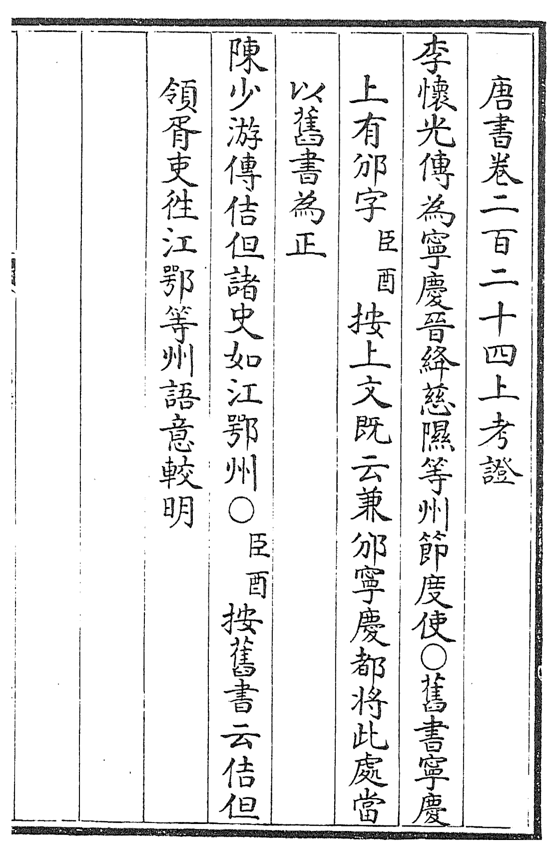
大悅遂廻趣城行立舉火内外合譟行立攻牙門錡大驚左右曰城外兵馬至錡曰何人邪曰張中丞也錡怒甚曰門外兵何人也曰裴侍御也錡拊膺曰行立亦叛吾邪跣足逃于女樓下李鈞引兵三百趨出庭院格鬬行立兵貫出其中斬鈞傳首城下錡聞之舉族慟哭子良以監軍命曉諭城中逆順且呼錡束身還朝左右以幕縋而出之錡以僕射召數日而反狀至下詔削官爵明日而敗送京師神策兵自長樂驛護至闕下帝御興

安門問罪對曰張子良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爾以宗
臣爲節度使不能斬子良然後入朝邪錡不能對以其
日與子師回腰斬于城西南年六十七尸數日帝出黄
衣二襲葬以庶人禮擢子良檢校工部尚書左金吾將
軍封南陽郡王賜名奉國田少卿檢校左散騎常侍左
羽林將軍代國公李奉仙檢校右常侍右羽林將軍邠
國公裴行立泌州刺史贈王澹給事中趙錡和州刺史
崔善貞睦州司馬削錡屬籍從弟宋州刺史銛通事舍

人銑從子師偓流嶺南
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賤之也德宗平朱泚京
師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亦往往宣
索於天下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之事天下無事
賦取猶不息劒南江西有日月之進杜亞劉贊王緯及
錡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賦外羨餘又亦託中旨以
盜庫物然獻纔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大屈
人人憔然忘生貞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

持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縑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廛閈者惟粗雜苦窳而已又有彊驅入禁中磬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毆畣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惴惴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故善貟因錡并論其事卒不知錡顓鹽鐵之利以養兵圖叛曽不及庸有司之吝遠甚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上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上考證

李懷光傳爲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舊書寧慶上有邠字 臣酉按上文旣云兼邠寧慶都將此處當以舊書爲正

陳少游傳佶但諸史如江鄂州○臣酉按舊書云佶但領胥吏往江鄂等州語意較明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七十二 史部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下

宋　端明殿學士宋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

叛臣

李忠臣本董秦也幽州薊人少籍軍以材力奮事節度使薛楚玉張守珪安祿山等甄勞至折衝郎將平盧軍先鋒使劉正臣殺偽節度呂知晦擢秦兵馬使攻長楊

戰獨山襲榆關北平殺賊將申子貢榮先欽執周釗送
京師從正臣赴難復敗李歸仁李咸白秀芝等潼關失
守秦整軍北還奚王阿篤孤初引衆與正臣合已而紿
約皆攻范陽至后城夜乘間襲秦秦接戰敗之追奔至
温泉山禽首領阿布離斬以釁鼓至德二載節度使王
玄志使秦率兵三千自雍奴桴葦絶海擊賊將石帝廷
烏承洽轉戰累日拔魯城河間景城收糧貲以實軍又
與田神功下平原樂安禽偽刺史以獻於是防河招討

使李銑承制假秦德州刺史史思明自歸河南節度使張鎬督秦軍合諸將平河南州縣宗裨將陽惠元破安慶緒將王福德於舒舍肅宗下詔褒諭令屯濮州又徙韋城從郭子儀圍相州軍潰秦至滎陽破賊將敬釭取糧艘二百柁以餉汴軍未幾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渡許叔冀以汴下史思明秦力屈亦降思明撫背曰始吾有左手得公今完矣與俱寇河陽秦夜挈五百人冒圍歸李光弼詔加殿中監封户二百名至京師賜今氏名給

良馬甲第時陜西神策兩節度使郭英乂衛伯玉屯陜故以忠臣為兩軍兵馬使戰永寧莎栅與賊將李感義等數十遇皆破之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為賊執以忠臣為淮西十六州節度使兼安州合諸軍平東都進御史大夫回紇可汗既歸留其下安恪石帝廷居河陽守貲儈因是招亡命為盜道路畏澀詔忠臣討定之吐蕃犯京師天子追兵泰方宴鞠場使者至即整師引道諸將白須良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方擇日救患乎時召兵

無先忠臣至者代宗嘉之加本道觀察使賚與倍等周智光為帳下所殺忠臣提兵入華州所過大掠自赤水距潼關二百里無居人大歷五年加蔡州刺史陝虢李國清為下所逐掠府庫國清徧拜諸將乃免會忠臣入朝次陝詔訊於衆衆懼忠臣不敢搖即圍棘約士投所掠物圍中一日盡獲討李靈耀也戰西梁固敗之復與馬燧軍合敗賊于汴州田悅以援兵三萬屯汴郛忠臣勒裨將李重倩夜率百騎襲之貫其營而還殺數千百

人恱間道走靈耀開城亡去軍遂潰以忠臣為汴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西平郡王忠臣貪婪沓嗜色將士婦女逼與亂所至人苦之以女弟妻張惠光用為牙將恃勢殘克或白忠臣不之信又以惠光子居牙下愈横肆十四年大將李希烈因衆怒與少將丁暠賈子華等共斬惠光父子以兵脅逐忠臣跳奔京師帝素寵之不責也復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奉朝請德宗立散騎常侍張涉以贜得罪帝怒不

赦涉故侍讀東宮者忠臣曰陛下貴為天子先生以乏財觸法非過也帝意解免涉歸田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私怒部曲殺之有司劾當死忠臣曰京杲應死久矣帝問故對曰京杲諸父戰某所死兄弟戰某所死渠從行獨得存以故知之帝悽然悟釋之下除王傅忠臣戇直不通書帝嘗謂卿耳大眞貴兆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然既失兵怫鬱不顧藉朱泚反偽署司空兼侍中泚攻奉天以忠臣居守泚敗槃有司與

其子俱斬

喬琳并州太原人少孤苦志學擢進士第性誕蕩無禮檢郭子儀表為朔方府掌書記與聯舍畢曜相掉訐貶巴州司户參軍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治寛簡不親事嘗謂録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綱紀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示之驚曰能知吾失御史材也琳素善蒲人張涉涉以國子博士侍太子讀太子即位召訪政事不淹日詔入翰林遷散騎常侍薦琳任宰相乃拜御史

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矍然駭之琳年高且瞶每進對失次所言不厭帝旨在位閱八旬以工部尚書罷帝由是亦踈涉琳從幸奉天再遷太子少師進幸梁州次盩厔詭言馬殆不進帝素以舊老禮之給乘輿馬辭病力帝賜所執策曰勉為良圖與卿別矣不數日祝髯髮舍仙游佛廬泚聞遣數十騎取之署吏部尚書令姻家源休衣以朝服食以肉琳亦不辭士有訴官非便者琳曰子謂此選便乎及收京師李晟憫其老表貰死

帝曰琳故宰相失節背義不可赦臨刑歎曰我以七月七日生以此日死非命耶時又有蔣鎮者洌子也與兄鍊俱以文辭顯擢賢良方正科累轉諫議大夫大歴中淫雨壞河中鹽池味苦惡韓滉判度支慮減常賦妄言池生瑞鹽王德之美祥代宗疑不然命鎮馳驛按視鎮内欲結滉故實其事表置祠房號池曰寶應靈慶云再進工部侍郎妹壻源溥者休弟也故鎮與休交泚叛竄于鄠傷足不能進泚先得鍊而鎮左右逃歸語所在源

休聞白泚以二百騎求得之知不免懷刀將自刺錬止之復謀出奔懦不決中朝臣遁伏者休多所誅殺賴鎮救原十五初洌與弟渙在安史時皆汙偽官錬兄弟復屈節于賊云

高駢字千里南平郡王崇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脩飭折節為文學與諸儒交硜硜譚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朱叔明為司馬有二鵰竝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鵰焉衆大驚號落鵰侍御後歷右神策軍都

虜侯党項叛率禁兵萬人戍長武是時諸將無功唯駢數用奇殺獲甚多懿宗嘉之徙屯秦州即拜刺史兼防禦使取河渭二州略定鳳林闗降虜萬餘人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拜駢為都護召還京師見靈臺殿於是容管經略使張茵不討賊更以茵兵授駢駢過江約監軍李維周繼進維周擁衆壁海門駢次峯州大破南詔蠻收所獲贍軍維周忌之匿捷書不奏朝廷不知駢問百餘日詔問狀維周劾駢玩敵不進更命右武衛將軍王晏

權徃代駢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段酋遷降附諸洞二萬討晏權方挾維周發海門檄駢北歸而駢遣王惠賛傳酋遷首京師見幢艫甚盛乃晏權等惠賛懼奪其書匿島中間闗至京師天子覽書御宣政殿羣臣皆賀大赦天下進駢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以都護府為靜海軍授駢節度兼諸道行營招討使始築安南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劖治由是舟濟安行儲餉畢給又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

青石者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駢之戰其從孫潯常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徙節天平薦潯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僖宗立即其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南詔寇巂州掠成都徙駢劍南西川節度乘傳詣軍及劒門下令開城縱民出入左右諫寇在近脫大掠不可悔駢曰蜀吾在安南破賊三十萬驃信聞我至尚敢邪當是時蠻攻雅州壁盧山閉駢至亟解去駢即移檄驃

信勒兵從之驃信大懼送質子入朝約不敢寇蜀有突將分左右二廂廂有虞候詰火督盜賊有兵馬虞候主調發騈罷其一各置一虞候又以蜀兵孱詔蠻新定人未安業罷突將月稟并餐錢約曰府庫完當如舊又團練兵戰者厚其衣稟不團練者但掌文書倉庫衣稟減焉騈曰皆王卒命均之戰士失望於時天平昭義義成戍軍合蜀兵凡六萬騈之自將出屯也突將亂乘門以入騈匿於圊求不得天平軍聞變其校張桀以士五百

格戰不勝監軍慰撫之皆曰州雖更蠻亂戶口尚完府庫方實公削軍稟以自養不堪其虐故亂監軍懼講解之取役夫數百名叛卒藉斬其首乃定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衣稟然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貰投尸于江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媼傷之疑其畏死謂曰以子丐我一詰曹司也婦蹶起曰我知之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饑就戮也見刑者拜曰訴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

以逞國家法令何有也我死當訴于天使此賊闔門如
令日究也逮死神色晏然蜀人聞者為垂泣駢復錄突
將戍還者九名貯器中意不懌則探之或十或五授將
李敬全斬決親吏王殷說駢曰突將在行者初不知謀
公當赦之駢悅投九池中人乃安蜀之土惡成都城歲
壞駢易以塼甓陴堞完新負城丘陵悉墾平之以便農
桑訖功筮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輝
光日新吉孰大焉文宜去下存上因名大玄城進檢校

司徒封燕國公徙荆南節度梁纘者本以昭義兵西戍駢表隷麾下王仙芝之敗殘黨過江帝以駢治鄆威化大行且仙芝之黨皆鄆人故授駢鎮海節度使駢遣將張潾與纘分兵窮討降其驍帥畢師鐸數十人賊走嶺表帝美其功加諸道行營都統鹽鐵轉運等使又詔駢料官軍義營鄉團歸其老弱傷夷裁制軍食刺史以下小罪輒罰大罪以聞賊更推黄巢南陷廣州駢建遣潾以兵五千屯郴扼賊西路留後王重任以兵八千並海進

援循潮自將萬人繇大庾擊賊廣州且請起荆南王鐸兵三萬壁桂永以邕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帝納其策而騈卒不行俄徙淮南節度副大使騈繕完城壘募軍及土客得鋭士七萬乃傳檄召天下兵共討賊威震一時天子倚以爲重廣明初潾破賊大雲倉詐降巢巢不意其襲遂大奔引殘黨壁上饒然衆亡幾會疫癘起人死亡潾進擊之巢大懼以金啗潾賸書於騈丐歸命騈信之許爲求節度當此時昭義武寧義武兵數

萬赴淮南駢欲專已功即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詔班師巢知兵罷即絶駢請戰擊殺潾乘勝度江攻天長始巢在廣州求天平節度宰相盧攜善駢以有討賊功不肯赦巢與鄭畋爭于朝故巢怨不得節度而駢聞議不一亦不平至是欲縱賊以聳朝廷然後立功畢師鐸諫曰朝廷所恃誰易於公制賊要害莫先淮南今不據要津以滅賊使得北度必亂中原駢矍然下令將出師嬖將呂用之畏師鐸有功諫曰公勳業極矣賊未殄朝廷

且有口語況賊平挾震主之威安所税駕不如觀釁求
福爲不朽資也駢入其計託疾未可以出屯嚴兵保境
巢據滁和去廣陵纔數百里乃求援陳許巢逼揚州衆
十五萬駢將曹全晸以兵五千戰不利壁泗州以待援
駢兵終不出賊北趨河洛天子遣使者促駢討賊冠蓋
相望也俄而兩京陷天子猶冀駢立功眷寄未衰詔刺
史若諸將有功自監察御史至常侍許墨制除授尋進
檢校太尉東面都統京西京北神策軍諸道兵馬等使

會二雉䑲署寢占者曰軍府將空騈惡之悉兵出營東塘舟二千艘戈鎧完鋭日討金鼓以係士志與浙西節度使周寶檄欲連和而西寶大喜有謂寶彼欲并江東為孫策三分計寶未之信俄而騈請寶至軍議事寶怒騈疾不出釁隙遂搆騈屯東塘百日託以寶及浙東劉漢宏將為不利乃還以應其變帝知騈無出兵意天下益殆乃以王鐸代為都統以崔安潛副之詔韋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騈侍中增實戸一百封渤海郡王

駢失兵柄利權攘袂大詬即上書謾言不恭詆譯乃敗軍將而安潛狠貪有如撓敗詒千古之悔又引更始刮席子嬰軹道事以激帝帝怒下詔切責當此時王室微不絕如帶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大料兵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頓盡故肆為醜悖脅邀天子冀復故權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偃然無所忌畏又請帝南幸江淮會平賊駢聞縮氣悵悵部下多叛去鬱鬱無聊乃篤意求神仙以軍事屬用之用之者鄱陽

人世為商儈往來廣陵得諸賈之驩既孤依舅家盜私其室亡命九華山事方士牛弘徽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始詣駢親將俞公楚驗其術因得見駢署幕府稍補右職用之既少賤具知閭里利病吏得失頗班班言政事以將左道駢愈器之乃廣樹朋黨刺知駢動息持金帛還結左右日為誕妄以動駢又薦狂人諸葛殷張守一為長年方竝署牙將初殷將見用之紿曰上帝以公為人臣慮機事廢使神人來備羽翼且當以職縻之

明日殷以褐衣見辯詐無窮駢大驚號葛將軍其陰狡過用之遠甚有大賈居第華壯殷求之不得謂駢曰城中且有妖當築壇禳卻之因指賈居駢敕吏即日驅徙殷入居之駢造迎仙等樓皆度高八十尺飾以金珠琹玉侍女衣羽衣新聲度曲以儗鈞天薰齋其上祈與仙接用之自謂與仙真通對駢叱咤風雨或望空顧揖再拜語言俚近左右或竊議輒殺之後無敢出口者蕭勝納賄用之求鹽城監駢不肯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

鑑須眞人取之唯勝可往駢許諾數月勝獻銅匕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敢犯駢祕寶之常持以坐起用之憚其術窮且見詰乃刻青石手板為龍蛇隱起文曰帝賜駢使人潛植机上駢得之大喜為寓鶴廷中設機關觸人則飛動駢衣羽服乘之作仙去狀用之懼有擿其姦者乃曰仙人當下但患學者眞氣虧沮且駢始棄人間事絶妾媵雖將吏不得見客至先遣薰濯詣方士祓除謂之解穢少選即引去自是内外無敢

言者惟梁纘屢爲駢言駢不聽纘懼解所領兵駢還其
軍於昭義纘不復事矣用之既自任淫刑重賦人人思
亂乃擢廝吏百餘號察子厚稟食令居衢閧間凡民私
閱隱語莫不知道路箝口誅所惡者數百族又募卒二
萬爲左右鏌邪軍與守一分總置官屬如駢府用之每
出入騶御至千人建大第軍胥營署皆備建百尺樓託
云占星實窺伺城中之有變者左右姬侍百餘皆娟秀
光麗善歌舞巾幘束帶以侍月二十宴其費仰於民不

足至苛留度支運物誘人上變則許入貲產贖罪俞公楚數規戒其失不聽姚歸禮謀殺之弗克用之因譖二人於駢使以驍雄兵三千督盜於外密使兵襲之舉師殲焉駢從子濆密疏用之罪諫駢曰不除之高氏且無種駢怒命左右扶出以狀授用之用之誣濆貸貫不能滿故妄言因出濆筆驗之駢敕吏禁濆出入俄署舒州刺史未幾為下所逐用之搆之也駢使人殺濆嗣襄王熅之亂駢上書勸進偽假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

淮鹽鐵轉運使以用之為嶺南節度使駢久觖望至是大喜貢賦不絶用之始開府置官屬禮與駢均矣以鄭杞董僅吳邁為腹心駢之親信皆偪使附已政事未嘗關決駢駢内悔欲收其權不能也用之問計於杞僅謀請駢齋於其第密縋之紿為昇天事不克光啟三年蔡賊孫儒兵略定遠聲言涉淮壽州刺史張翺奔告駢命畢師鐸率騎三百戍高郵師鐸者故仙芝黨以善騎射稱駢敗巢于浙西用其力故寵待絶等用之厚啖以利

欲其諧附然不肯情師鐸有妾美用之請見不可狙其出觀焉怒而棄之内忽懼為子結婚於高郵將張神劒陰以為援朱全忠方攻秦宗權駢慮其奔突使師鐸率兵踰都梁山不見賊還師鐸見駢府宿將多以譴死憂甚用之益加禮師鐸愈恐謀於神劒神劒不然其言而猜嫌日結用之亦慮其變内欲除之亟請罷屯其母密摘師鐸使去曰毋顧家室師鐸憂未知所出而駢子怒用之專恣覘師鐸與諸將發其姦遣使謂師鐸曰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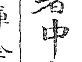
欲因此行圖君旣授書神劒矣君其備之師鐸驚軍中稍稍傳言諸將介而見請殺神劒并其軍驅市人以濟亂師鐸曰不可我若重擾百姓復一用之也鄭漢璋素與我善兵精士彊以用之用事常不平今若告之謀彼必喜則事濟矣衆然之神劒未知方椎牛釀酒且將犒師師鐸潛師夜出士皆絳繒抹首且行且掠漢璋聞以麾下出迎師鐸諗以計大喜留其妻守淮口帥兵及亡命數千至高郵見神劒詰其變神劒辭不知師鐸語稍

侵神劒瞋目曰大夫何晚計彼一妖人前假嶺南節不肯行志圖淮海令君既奪與彼一日得志吾能握刀頭北面事之邪吾前未量君意故不出口尚何疑漢璋喜取酒劄臂血而盟推師鐸為大丞相作誓告神乃移檄州縣以誅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為名神劒以高郵兵諸校倪詳逯竝以天長子弟會唐宏為先鋒駱玄眞主騎趙簡主徒王朗為殿得勝兵三千將發神劒中悔繆曰公兵雖精然城堅旬日不下則糧乏衆心搖矣神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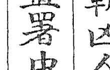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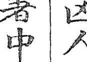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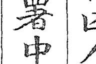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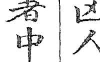
請按軍高郵為公聲援而督糧道師鐸曰民稟尚多何
患資儲城中攜離無鬭志何事聲援君意不行孰敢違
漢璋內忌神劒恐不為巳下勸許其計約城破玉帛子
女共之其四月兵傅城營其下城中駭亂用之分兵守
且自督戰令曰斬一級賞金一餅士多山東人堅悍頗
用命師鐸懼退舍自固用之稍堙塞諸門駢登延和閣
聞囂甚左右告之故大驚召用之問狀徐曰師鐸衆思
歸為門衛所軋隨巳處置不爾煩玄女一符耳駢曰吾

覺爾之誕多矣善自為之勿使吾為周寶也時寶已為
下所逐出奔云用之慙不復有言師鐸見城未下頗懼
求救於宣州秦彥約事平迎以代駢駢數責用之曰始
吾以心腹任君君御下無方卒誤我今百姓饑饉不可
虐用當遣大將齎吾書諭之使罷兵用之疑諸將不為
用以其黨許戡奉書往始師鐸意駢令宿將勞軍因得
口陳用之罪及戡至大怒曰梁纘韓問安在若何庸來
即斬之乃繫書射城內用之不發即火之它日以甲士











百人入謁駢驚匿內寢少選乃出叱曰得非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至南門舉策曰吾不復入是矣始與駢貳師鐸壁揚子發民廬舍治攻具用之大索居人馬及丁壯驍將以長刀擁脅乘城晝夜不得息又疑為間數易區處家有鹽餉皆相失至饑死者相枕藉駢召大將古鍔齎師鐸母書及其子出諭師鐸遣子還曰不敢負恩朝斬凶人夕還屯願以妻子為質駢恐用之屠其家乃收置署中會秦彥遣秦稠率兵與師鐸合攻益急守陴

者夜焚南栅以應于外師鐸入守將張全迺戰死用之
距三橋殺傷相當駢從子傑率牙兵將執用之以畀師
鐸左鏌邪兵復斷其後用之懼乃出奔駢名梁纘謝曰
初不用子計以及此庸何追援以兵使保子城遲明師
鐸縱火大掠駢乃命徹備改服須其入師鐸見延和閣
駢待之如賓即署師鐸節度副使漢璋神劒以次授署
秦稠封府庫以待師鐸去丞相號于時守衛未謹駢愛
將申及說駢曰逆人兵少弛願奉公夜出發諸鎮兵還

刷大恥賊不足平也若不决則及將不得侍公因泣下

駢恇怯不能用其策及乃匿去師鐸誅用之支黨數十

使孫約迎秦彥彥者徐州人本名立隸伍籍乾符中以

盜繫獄且死夢謼曰秦彥而從我去寤而視械破因得

亡命即名彥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貲入黄巢黨中

既敗與許勍降駢累表和州刺史中和初宣歙觀察使

竇潏病彥襲而代之師鐸之名彥也或計曰足下向誅

妖人羣下樂從今軍府已安宜還政高公足下身典兵

權在掌握四隣聞之不失大義諸將未敢謀也若令彥
爲帥兵非足下有也且秦稠封府庫勢已相疑足下如
厚德彥宜以金玉子女報之勿聽度江假足下能下彥
楊行密夕聞而朝必至師鐸不決以告漢璋漢璋曰善
師鐸出駢囚南第稠麾下求無厭燒頁奉樓數十楹取
珍寶始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貲貨山積私置
郊祀元會供帳什器殫極功巧至是爲亂兵所剽略盡
師鐸徙駢東第禽諸葛殷腰下得金數斤百姓交唾拔

須髮無遺再縊乃絶仇家睚其目去市人投瓦礫擊尸俄而成冢駢出金遺守者師鐸知之加兵苛督復入囚署中子弟十餘人同幽之顧雲入見駢猶自若曰吾復居此天時人事必有在意師鐸復推立之用之既出以兵攻淮口未下鄭漢璋擊之遂奔天長初用之詐為駢書召兵於廬壽城陷而楊行密兵萬人次天長用之自歸張神劒求賂於師鐸辭以彦未至神劒怒與别將高霸將攻師鐸彦之來召池州刺史趙鍠守宣自將入揚

州稱節度使以師鐸為行軍司馬居用之第不得在牙中師鐸怏怏失志行密與神劒等連和自江北至槐家橋柵壘相聯彦登城望之色沮乃授鄭漢璋唐宏等兵屯門樵蘇道絶食且乏稠及師鐸以勁卒八千出戰大敗稠死之士奔溺死者十八彦大出金求救於張雄雄引兵至東塘得金不戰去彦使師鐸率兵三萬陣城下漢璋為前鋒宏次之駱玄眞樊約又次之師鐸王朗以騎為左右翼既成列久之行密乃出委輜重于壁以羸

兵守之伏精卒數千其旁行密先犯玄眞短兵接僞北師鐸諸軍奔其壁爭取金玉貲糧伏譟而出行密引輕兵躡其尾俘殺旁午橫尸十里師鐸等奔還玄眞戰死師鐸雅倚玄眞驍敢能拒敵既失之惋沮彌日不復議出戰矣駢久囚拘供億窘狹羣奴徹延和閣闌楯爲薪煮革帶以食駢名幕府盧涗曰予粗立功比求清淨非與此世爭利害今而及此神道何望邪涕下不能已師鐸既敗慮駢内應有女巫王奉仙謂師鐸曰揚州災有

大人死可以厭彥曰非高公邪命左右陳賞等往殺之侍者白有賊駢曰此必秦彥來正色須之衆入駢罵曰軍事有監軍及諸將在何遽爾衆辟易有奮而擊駢者曳廷下數之曰公負天子恩陷人塗炭罪多矣尚何云駢未暇答仰首如有所伺即斬之左右奴客遁歸行密行密舉軍縞素大臨而祭獨用之縗服哭三日彥屢敗軍氣摧喪與師鐸抱膝相視無它略更問奉仙賞罰輕重皆自出彥遣漢璋擊神劒破之神劒奔高郵漢璋欲

窮追會大雨還行密以城尚堅師且老議解去用之裨
將晨伏兵西壕伺守者休代引而登殺數十人於門以
招外兵守軍亦厭苦皆委兵潰師鐸與其家及彥奔東
塘人爭出相騰藉死壕塹幾滿王朗踣而殞行密既入
殺梁纘于牙門以不死高氏難韓問聞之赴井死居人
癯餓奄奄兵不忍加暴反斥餘糧救之彥師鐸與唐宏
倪詳焚白砂將度江會秦宗權使孫儒引兵三萬襲揚
州次天長彥等與之合還攻行密取行密輜重牛羊數

千計儒以食之乃屠高郵據之張神劒奔還行密授之館而高郵戍兵七百潰而來行密疑有謀悉擊殺之因殺神劒用之始詐行密曰廡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日之行密掘地無埋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刺其口刻駢名於背蓋用蠱厭駢也行密責其罪并張守一斬于三橋妻子皆死著其罪于路儒攻城未得志慮彥師鐸有異謀稍并其兵唐宏度不免即告儒曰師鐸密遣人至汴儒大恐明日召彥師鐸漢璋會軍中彥

師鐸先至壯士捽之至儒所儒質彥反駢罪斬之至師鐸呼曰丈夫成則王敗則虜君何多責為吾嘗將數萬兵不死常人手得公之劒瞑目矣儒罵曰庸賊欲汚我手邪趣斬之漢璋至奮臂擊殺數人乃死身首糜散儒使宏主騎兵厚賜之文德元年儒諜知行密糧乏自高郵襲之行密拔其衆還廬州儒遂據揚州駢之死裏以故氈與子弟七人一坎而瘞行密擢駢孫愈為副使令主喪事未克葬愈暴死至是故吏鄺師虔收葬之揚州

雄富冠天下自師鐸行密儒迭攻迭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饑相仍其地遂空

朱玫邠州人少以材武為州戍將黃巢盜長安有王玫者為偽節度使方調兵玫陽事之乘間斬王玫以留後讓李重古約合兵討巢廣明二年玫襲賊戰開遠門槍洞咽不死以功擢晉州刺史進邠寧節度使合涇原岐隴兵八萬屯興平號定國砦戰滂上敗走邠詔益靈鹽軍拜河南都統引兵屯中橋列五壁進西北面都統賊

平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吳興侯田令孜議討王重榮以兵屬玫合鄜延靈夏軍三萬保沙苑重榮上疏乞誅玫令孜既戰玫輙北因縱軍還掠僖宗蒼黄幸鳳翔避其鋒玫反與重榮李克用連和請誅令孜宰相蕭遘容名玫迎帝玫趨鳳翔令孜劫乘輿走陳倉遂至興元玫追不及劫嗣襄王熅奉為帝玫自號大丞相專決萬機始與李昌符共謀挾熅至是反為讎昌符乃自歸天子人心寖離及王行瑜敗於大唐峯懼歸且見殺又聞

賻能得玫者以邠寧節度畀之行瑜謂其下曰今敗歸必以無功死若斬玫與北軍迎天子取富貴可乎衆曰諾即勒兵倍道趨長安玫居孔緯第方據几署事聞兵入趨名行瑜叱曰公擅歸反邪行瑜厲聲曰我非反者將得君首為邠寧節度耳玫遽起左右斬之殺其徒數百諸軍遂大亂燒京師時盛寒吏民被剽殺僵死尸相藉即傳首興元帝為受俘馘宦者偽樞密使王能著等皆坐誅

王行瑜邠州人少隷軍從朱玫為列校討黄巢數有功
熅即位授行瑜天平節度使令率兵守大散關為李鋋
所破即奉款行在還取玫首以獻擢邠寧節度使景福
元年與李茂貞韓建及弟同州節度使行實請討楊守
亮於山南且言不敢仰度支費止請假茂貞招討一節
官官難之昭宗亦顧茂貞等得山南則益横不許行瑜
等因擅興軍擊取之後茂貞拒覃王殺宰相行瑜參有
力得賜鐵券稍憑兵跋扈求為尚書令宰相韋昭度執

不可但加號尚父行瑜望甚會河中王重榮喪李克用請以其子珂嗣節度而行瑜建茂貞請授王拱因各以兵陳闕下欲廢天子不克即殺昭度李磎留弟行約宿衛克用悉兵度河問行瑜等罪行實棄同州趨長安與行約謀劫乘輿又不克皆奔邠州行瑜屯梨園克用與戰破行實等軍執其母及行瑜子倅大校帝下詔削行瑜官爵行瑜以銳卒五千營龍泉茂貞壁其西克用夜發精騎擾鑲道岐軍走行瑜歸邠州嬰城守厚賂克用

求自歸克用軍環其城行瑜窮登城哭語克用曰我無罪昨殺大臣脅天子岐人也行實止宿衛而有司妄以劫遷罪歸之今公討亂者當問茂貞願得束身歸聽命天子克用曰尚父何自卑吾被命討二賊公其一也如歸國者當從中決老夫敢專之邪行瑜度不免悉族奔慶州為麾下斬于路傳首京師帝御延喜門納之於是乾寧二年也其屬二百人克用獻于朝始行瑜亂宗正卿李涪盛陳其忠必悔過至是帝怒放死嶺南

陳敬瑄田令孜兄也少賤為餅師得隸左神策軍令孜為護軍中尉敬瑄緣藉擢左金吾衛将軍檢校尚書右僕射西川節度使性畏慎善撫士黄巢亂僖宗幸奉天敬瑄夜名監軍梁處厚號慟奉表迎帝繕治行宫令孜亦倡西幸敬瑄以兵三千護乘輿冗從内苑小兒先至敬瑄知素暴横遣邏士伺之諸兒連臂讙咋行宫中士捕繫之諢曰我事天子者敬瑄殺五十人尸諸衢由是道路不譁帝次綿州敬瑄謁于道進酒帝三舉觴進檢

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雲南叛請遣使與和親乃聽命敬瑄奉行在百官諸吏無敢乏帝欲命判度支固讓再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以弟敬珣為閬州刺史討定邛州首望阡能涪州叛校韓秀昇再進兼中書令封潁川郡王實封四百戶賜一歲上輸錢及上都田宅邸磑各十區鐵券恕十死巢平進潁川王增實戶二百車駕東敬瑄供億豐餘又進檢校太師俄而令孜得罪敬瑄被流端州會昭宗立敬瑄拒詔帝名為

左龍武統軍以宰相韋昭度代領節度使者至敬瑄使百姓遮道勞耳訴已功且言鐵券恕死使者馳還令孜勸敬瑄募黃頭軍為自守計時王建盜據閬利故令孜召建建至綿州發兵拒之激建攻諸州以限朝廷或言建鴟視狼顧惟利是賴公何用之不聽建詒顧彥朗書曰十軍阿父名我欲依太師丐一大州即寄孥梓州身引兵入鹿頭關敬瑄不納漢州刺史張項逆戰敗建入漢州成都嚴守建走城下遙謝令孜曰父名我及門而

拒我尚誰容與諸將斷髮再拜辭曰今作賊矣因請兵於彥朗攻成都殘掠州縣彥朗亦畏建表請大臣代敬瑄建自請討敬瑄贖罪詔立永平軍授建節度使以昭度為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彥朗為行軍司馬有詔暴敬瑄殺孟昭圖罪削官爵昭度使建屯學射山敬瑄迎戰不克又戰蠶崖大敗龍紀元年昭度至軍中持節諭人約開門守陴者詬曰鐵券在安得違先帝意令孜籍城中戶一人乘城夜循行晝濬濠

伐薪敬瑄屯彌牟德陽樹二壁拒建使富人自占貲多少布巨挺搒不實者不三日輸錢如市建昭度傅城而壘簡州刺史張造攻笮橋大敗死之大順元年建稍擊降諸州邛州刺史毛湘本令孜孔目官謂其下曰吾不忍負軍容以頭見建可也乃沐浴以須吏斬其首降敬瑄戰浣花不勝明日復戰將士皆為建俘城中謀降者令孜支解之以怖衆會大疫死人相藉明年三月詔還敬瑄官爵召昭度還諭建罷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為

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建知敬瑄可禽欲遂有蜀地即脅說昭度曰公以數萬衆討賊糧數不屬關東諸節度相吞噬朝廷危若贅斿與其勞師遠方不如先中國公宜還為天子謀之昭度未決會吏盜減諸軍稟食建怒其衆曰招討吏之謀也縱士執之醢食於軍昭度大駭是日授建符節跳馳出劍門建絶棧梯東道不通因急擊敬瑄分親騎為十團所當輒披靡烽塹相望幾百里縱諜入城以搖衆心建好謂軍中曰成都號花錦城玉

帛子女諸兒可自取謂票將韓武等城破吾與公遞為節度使一日下聞之戰愈力圍凡三歲城中糧盡以筒容米率寸鬻錢二百敬瑄出家貲給民募士出剽劵收其半民亦夜至建壘市鹽不可禁吏請殺之敬瑄曰民饑無以卹使求生可也人至相暴以相啖敬瑄不能止乃行斬劈二法亦不為戢敬瑄自將出犀浦列二營邀建建軍僞遁遇伏敬瑄敗建破斜橋砦街二屯明日戰又破一壁降其將建屯七里亭敬瑄攻之建將張武馳

入城戰子城下守陴皆譟不能克張勍破浣花營敬瑄諸將或死或降且盡凡五十戰敬瑄皆北乃上表以病丐還京師令孜素服至建軍建入自西門以張勍為斬斫使建徇于軍曰與而等累年鬬死今日如志若横恣有犯者吾能全之即為勍所斬吾不得救也軍中肅然囚敬瑄令孜建自稱留後表于朝詔以建為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建以敬瑄居新津食其租賦累表請誅不報景福二年陰令左右告敬瑄令孜養死士約楊

晟等反於是斬敬瑄於家初敬瑄知不免嘗寘藥于帶至就刑視帶藥已亡矣自是建盡有兩川黔中地

李巨川字下已逢吉從曽孫乾符中舉進士方天下崩騷乃去京師河中王重榮辟為掌書記重榮討黄巢書檄奏請日紛沓須報趣發皆屬巨川神安思敏言輙中理隣藩皆驚會賊走出關收京師人言巨川有助力重榮死于亂貶為興元參軍節度使楊守亮喜曰天以生遺我邪復管記室守亮為韓建所禽巨川械以從題木

葉遣建祈哀建動容因釋縛置幕府昭宗幸華建患一
州供億不能濟使巨川傳檄天下督轉餉初帝在石門
數遣嗣延王通王將親軍大選安聖奉宸保寧安化四
軍又置殿後軍合士二萬建惡衞兵彊不利已與巨川
謀即上飛變告八王欲脅帝幸河中因請囚十六宅選
嚴師傅督教盡散麾下兵書再上帝不得已詔可又廢
殿後軍且言無示天下不廣詔留三十人為控鶴排馬
官隷飛龍坊自是天子爪牙盡矣建初懼帝不聽以兵

環宮請誅定州行營將李筠帝懼斬筠兵乃觧又言七
國災漢八王亂晉永王帥江左謀不軌吐蕃朱玫亂首
立宗支搖人望今王室多故渠可使諸王將命四方惑
征鎮於是詔諸王奉使者悉赴行在巨川日夜導建不
臣乃請立德王爲皇太子文掩其惡帝還京拜諫議大
夫光化初朱全忠陷河中將攻潼關建懼使巨川往詣
軍納款因言當世利害全忠屬官敬翔以文翰事左右
疑巨川用則全忠待已或衰乃詭説曰巨川誠奇才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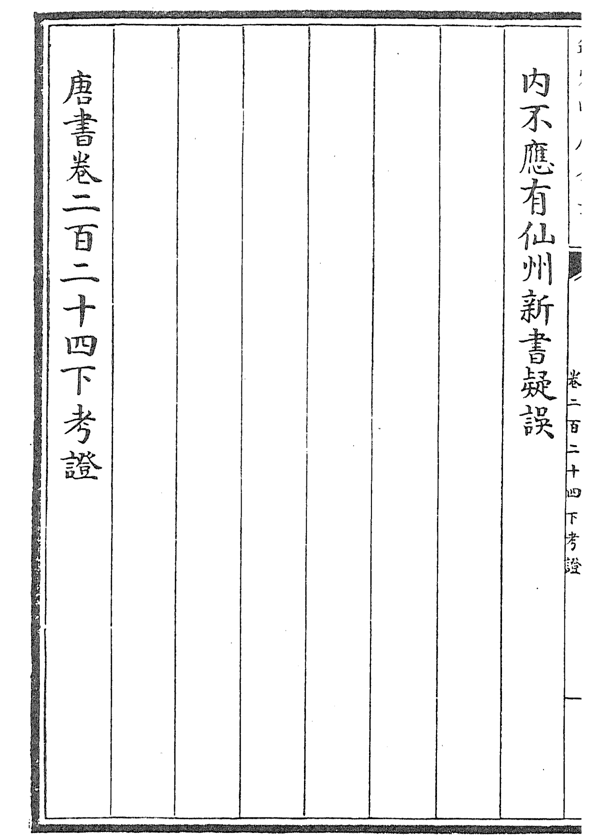
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殺之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下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下考證

李忠臣傳李感義○舊書作李咸義

以忠臣為汝蔡六州節度使○舊書為淮西十一州節度使臣人龍按方鎮表淮南西道節度于上元二年增領陳鄭等九州徙治安州號淮西十六州節度使無所為六州與十一州節度也疑新書六字上脫十字舊書十一州一字當是六字之訛耳但仙州于大歷元年始增入淮西節度至五年復省此時淮西管



內不應有仙州新書疑誤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下考證

謹案卷二百二十四上第一頁前六行七行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衆降分置云云按本書太宗紀貞觀二十年鐵勒請上號二十一年分置郡縣又舊書督府下有於夏州三字此處並脫

第十五頁前二行為邠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刊本脫邠字據上文及舊書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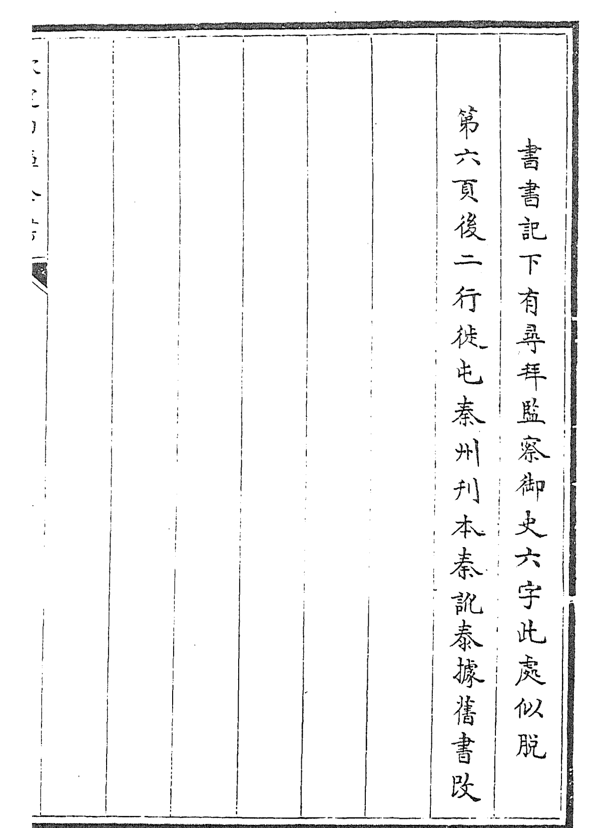
第二十頁後二行徙浙東封潁川縣子檢舊書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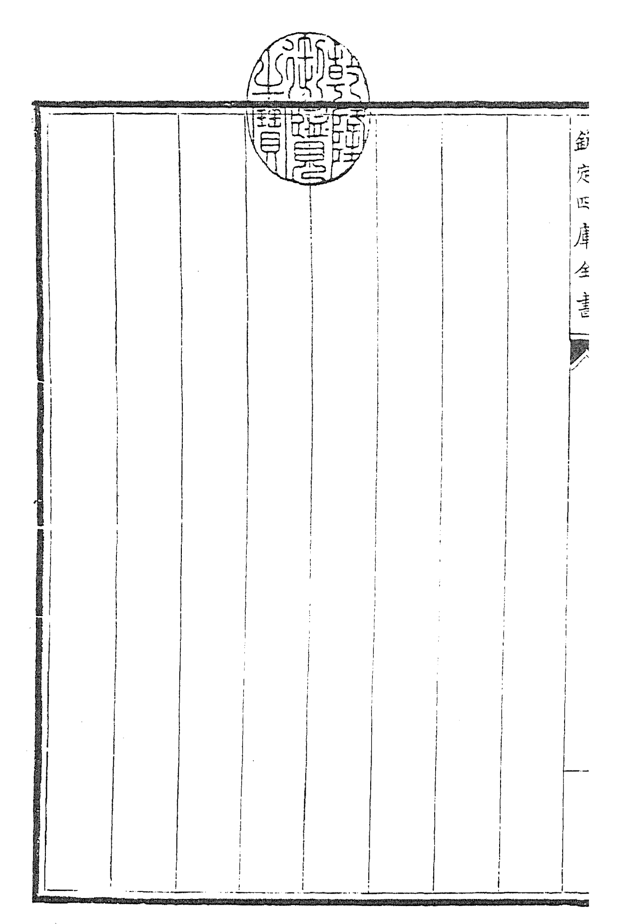
東下作八年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封潁川縣開國子按此則封潁川在八年遷淮南後不在五年徙浙東時此處訛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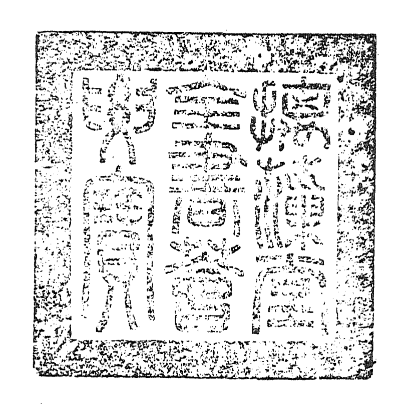
卷二百二十四下第二頁後二行戰永寧潞栅刋本栅訛柵據舊書改

第二頁後四行為淮西十六州節度使刋本淮西作汝仙蔡六州上脱十字據本書方鎮表改

第四頁後三行郭子儀表為朔方府掌書記按舊


書書記下有尋拜監察御史六字此處似脫
第六頁後二行徙屯秦州刊本秦訛泰據舊書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吳紹恩